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后”之丰饶性与人际关系的腐蚀：对《后数字科学和教育》的回应

MacKenzie, A. (2022). “后”之丰饶性与人际关系的腐蚀：对《后数字科学和教育》的回应. *Modern Education Review*, 2, 23-25. <http://xdjylc.scnu.edu.cn/cn/article/id/11a8c926-f7ea-4292-8bcb-4d80d25c2ac9>

Published in:
Modern Education Review

Document Version:
Publisher's PDF, also known as Version of record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 Research Portal:
[Link to publication record in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Research Portal](#)

Publisher rights
Copyright ©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Theory"
This work is made available onli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blisher's policies. Please refer to any applicable terms of use of the publisher.

General rights
Copyright for the publications made accessible via the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Research Portal is retained by the author(s) and / or other copyright owners and it is a condition of accessing these publications that users recognise and abide by the legal require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rights.

Take down policy
The Research Portal is Queen's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that provides access to Queen's research output.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ensure that content in the Research Portal does not infringe any person's rights, or applicable UK laws. If you discover content in the Research Portal that you believe breaches copyright or violates any law, please contact openaccess@qub.ac.uk.

Open Access
This research has been made openly available by Queen's academics and its Open Research team. We would love to hear how access to this research benefits you. – Share your feedback with us: <http://go.qub.ac.uk/oa-feedback>

“后”之丰饶性与人际关系的腐蚀： 对《后数字科学和教育》的回应

艾莉森·麦肯齐

什么是后数字

如果你须要回答“后数字”在科学和教育领域中的含义是什么，那么你可以从《后数字科学和教育》(Jandrić, et al. 2018)这篇文章开始探索。文章的作者们对后数字进行了严密而周全的概述，不仅是在教育、科学和艺术领域，也包括对后数字中的“后”的解读。你将了解，它与后人文主义、后女性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中的“后”并不相同。后数字中的那种“后”不是与过去的简单决裂，即放弃不值得信任并令人气馁的运动(现代主义)，也不是表达对哲学能解决不公正问题的怀疑(后现代主义的失望)——有趣的是，所有这些运动都提出了重要的伦理和道德问题。比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者问道：作为一个自主的(选择自己目标的人)和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一个能为自己做决定的人，意味着什么？当我们仍不能坦诚认识造成妇女不平等地位的原因时，平等对女性真正意味着什么？扬德里克(Jandrić)等作者(Jandrić, et al. 2018)试图让我们理解的是：“后数字”意味着对正在进行的普遍数字化进程的接受、延续、重识、重构和重置。后数字中的“后”是一种声明，表明数字已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就像“空气和饮用水”(Negroponte 1998)。数字不可逆转——我们无法摆脱它。

问题就出在这里。尽管后数字的机遇对教育而言令人激动，如在线教学以及(几乎)无论身处世界何处的学生都能轻易访问在线资源，但正如扬德里克等作者(Jandrić, et al. 2018)所清晰地理解并警示，我们要担忧很多事情。我认为，下面这段经典论述正表达了这一忧虑：

当今，强大、避税的互联网公司四处横行，算法修补“个人的”媒体流，政治干预社交媒体，数据存储和处理造成恶劣生态环境影响。在此大背景下，早期网络所特有的自由的、开放的和共识性的社区乌托邦愿景，显得相当遥远。(Jandrić, et al. 2018: 895)

看上去，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数字对我们的福祉、选择、自由、民主和真理造成重大而持久的损害。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已被充分记录。比如，MacKenzie, et al. 2021；《后数字科学与教育》杂志一期特刊中的《网络上的谎言、胡扯和假新闻：我们应该担忧吗？》一文以及《后数字科学和教育》这本期刊。

当我们最终死亡之后(相对于我们的后数字死亡)，我们如何从互联网上抹去我们的存在？数字世界中的死亡生活是一个须重视的问题，并成为—个新兴研究领域。在他们所编辑的文集的导言中，萨文·巴登(Savin-Baden)和梅森·罗比(Mason-Robbie)(2020)呈现了一个让人信服的概述，关于我们当下如何实现并保护我们在网络上的永生(我们如何消除我们的数字存在的难题是另一个议题)。作者列举了致力于创造数字永生人物的公司，如LiftNaut和Eternime。他们讨论了平台如何从事人格捕捉、意识上传和模拟级别，以及如何处理人类数据挖掘，这些都展现了“由计算启发的”关于死后生命的理

论。这些理论可以彻底改变宗教的实践方式(Savin-Baden and Mason-Robbie 2020: 1)。萨文·巴登和梅森·罗比建议,我们需要理解:“尽管已经逝去,死者如何仍在社会中存活”(2)。我们还不清楚数字世界中死亡后的人生将如何影响信仰、仪式、家庭以及我们与已逝亲人的关系。

去世后的数字人生,引出另一个“后”,根据萨文·巴登的解释,后数字神学(宗教研究):

本质上难以捉摸。它不同于后现代之中的“后”,而是关于后数字与神学的流转性……人们的确以他们的书信、传记和电影的方式存活,不过即使这些也一直被改变。人们将自己嵌入祖父母的相片中;电影明星留下遗产,被用来为后人设立基金,因为他们的数字存在仍在电影中被重复使用。(Savin-Baden and MacKenzie 2021)

萨文·巴登对后数字的分析与扬德里奇等作者(2018)的分析相似。不过,如果我们留意后数字的流变性和不可捉摸,我们应立即意识到我们还在处理另一个新的数字问题——逝后数字伤害。至少在英国,立法还未解决关于一个人故去后的隐私、名誉保护、自尊及数字自杀相关的法律和伦理议题(参见Savin-Baden 2021)。

选择·自由·真相

让我们回到一个熟悉的问题——社交媒体。扬德里克等作者(2018)在讨论中纳入了迈克尔·彼得斯(Michael Peters)(2012)关于“生物信息资本主义”的观点,这很有帮助。这是一种基于投资生物产业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生物投资包括生物的数字化的,比如已被置入计算机数字世界的人类基因组(参见Venter 2008)。生物信息资本“基于自我组织和自我复制的代码,利用信息和新生物革命的成果,并将它们绑定为一个强大的同盟,以彼此强化(Peters 2012: 105)。正如我们所知,数字技术非常聪明,也善于操纵。脸书(Facebook)等平台的设计者非常了解人类心理,因此,任何使用社交媒体并相信自己在自由选择阅读或查阅内容的人,都应该警醒。设计者们正在操纵我们的选择。

人类根本上是社交生物——没有他人的帮助,我们无法生存。我们的大脑是社会性的大脑。然而,我们的社会属性——我们对其他人类的需求,意味着我们易于被利用和操纵。不奇怪,我们非常易于被那些说服技术所影响。它们塑造了我们的态度、自我概念、情感、信念——从攫取并保持我们的注意力中获利。通过不断使用,比如照片墙(Instagram,一款图像社交应用程序),算法训练我们神经网络的行为方式。这一方式能为脸书、推特(Twitter)和抖音(TikTok)等大型科技公司带来巨额利润。那些说服技术能在我们不曾意识到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这种意识的缺乏在经济上非常有利可图)。正如人文技术中心(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2021)告知我们的:“我们并不是随机点击:许多设计故意利用我们最深层的弱点,促进让人不能自拔的行为,损害我们的自主性和福祉。”

人文技术中心(2021)列出了伤害我们福祉和自主性(选择的自由)的六种方式:(1)让琐事显得紧迫;(2)鼓励寻求而不满足;(3)迫使我们处理多个任务;(4)使恐惧和焦虑成为武器;(5)鼓励社会比较;(6)告诉我们任何我们想要相信的事情。我将简要介绍社交媒体“侵入”我们的神经网络的三种方式。

一是“让琐事显得紧迫”。我们的注意力范围有限,必须迅速决定需要关注什么。我们的哺乳动物大脑通过“凸显网络”(salience network)操作我们的注意力,该网络包括前脑岛和背侧前扣带皮层。当凸显网络被激活,我们对威胁和机会保持警觉,我们的大脑将它的资源导向新的来源。我们电话或电脑里的消息通知,如震动、砰的声音以及信息条,都触发凸显网络。这些精心设计的通知操纵我们去回

应我们所认为的重要信息。事实上，一般这些信息都是琐事。我们失去关注重要事物的能力。

二是“鼓励寻求而不满足”。如果经常触发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一种关于奖赏和愉悦系统的大脑回路)，那么即使我们非常需要某物(如香烟)，我们也不感到满足。我们需要摄入更多这种东西，如尼古丁，才能获得同样的原本快乐。这就是成瘾的路径。技术利用了这种让我们渴望某物的强大回路。通过刺激奖励和愉悦系统，技术拥有了让我们沉溺于我们的设备的无限可能性。“……我们不断点击和向下滑动，无意识地消费内容，往往正是在大脑认知控制区域的最弱监管下。(人文技术中心，2020)

三是与我自己的研究兴趣和伦理兴趣相关的一个领域，即“告诉我们任何我们想要相信的事情”。我们很少通过系统和批判的获悉过程来相信事情，如阅读学术文献和书籍。我们的信仰通过媒体和我们的社会阶层，在家庭、学校和社区中形成。通过那些对我们来说常常是不为所知的(或者不易察觉的)实践，我们产生并再生产知识和意义。当我们思考我们的信仰从何而来，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选择了那些信仰并自愿实践(免于强迫、控制或操纵)。后数字告诉我们，我们天真地相信我们是自由选择停留在我们的设备上并搜寻内容。我们与数字世界持续且不可避免地接触，意味着软件算法了解我们的偏好，并定制和策划我们收到的信息。算法配置可以创造回音室和认知气泡，将我们限制在(或困在)信以为真的思想和实践体系中，把它们当作事物自然秩序的证据。挑战我们信念的信息被当作错误信息而被摒弃。当算法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想要相信的事情时，不同版本的现实浮现。其结果是社群和社会的两极分化(想想当下的美国)，我们的共同理解不复存在(Centre for Humane Technology 2021; see MacKenzie et al. 2021)

新的后数字秩序

尽管存在这个前缀的问题，后数字是丰饶多产的(创造大量机会)。后数字的现实世界同样丰饶多产，就多样性和变化而言，具有无尽的机会。正如这些作者所总结的那样，当我们超越专门术语来看，“‘后数字’术语的当代用法，确实描绘了此时此刻我们作为个人和集体所经历的与技术的关系”(Jandrić, et al. 2018: 896)。但是，正如我们所见，通过看似客观且超越个体的数学公式，后数字拥有将人际关系腐蚀的能力(数学并不区别对待。二加二等于四——永远如此!)

然而，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这些公式确实导致不公正和不平等。布迪厄(Bourdieu)敏锐地观察到：

再生产统治关系的活动越是依仗于客观机制，这一机制服务于统治者的利益而不需要后者任何有意识地努力，这一活动就越间接，某种意义上，也更非个人化，成为客观地导向再生产的策略。(Bourdieu 1977: 189)

这意味着算法现在成为统治群体。在我们不知晓它们如此做的情况下，它们塑造、说服、操纵，并让我们做某事。(只要想想我们的手指在电子/手机屏幕上是如何不断下滑、下滑、下滑……下滑。我们上瘾了。)这些算法是新的机制，再生产不公正、不平等以及新秩序的特权。这种新的后数字秩序通过上瘾和操纵的过程实现，直接针对维系人类生命的器官：我们的大脑。

【作者简介：艾莉森·麦肯齐(Alison MacKenzie)，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高级讲师。译者简介：闫斐，香港教育大学国际教育学系博士后。】